

卷四十二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後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

遂據江東內連蜀漢與劉備扣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公為司空召

為軍謀祭酒轉丞相倉曹屬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

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

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善本有猶姻媾之

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統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

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善曰

爾雅曰璿之父曰姻媾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

小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皆禮碎策弟推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孤懷此心君豈同哉

濟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所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用成大變翰

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

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良曰韓信為楚

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

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

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善曰漢

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

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

而家臣謀夜誅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擘後

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

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

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盧綰嫌畏於已隙英

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銑曰陳豨反高祖與綰俱擊

事覺高祖召綰綰稱疾不行則是疑畏高祖已有嫌隙故

爾淮南正英布聚兵謀反為中大夫賁赫上書告之事既

漏洩布便發兵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善曰漢書

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

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

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

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懼

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

良曰韓信為楚

初光武以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韓信為楚

初光武以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善曰漢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
欽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
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
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
子之難謂蔽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
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 無匿張勝貸他故之變張勝
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燕王盧綰之臣也高祖與綰擊陳豨陳豨求救於匈奴綰
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
燕緩擊陳豨而與胡和得長有燕國勝為以然乃令匈奴
擊燕兵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
乃許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
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
盧綰匿之而加恩 匪有陰搆從木 賁音赫之告 銚曰淮南
貨也貸或為貳 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 向曰言非與盧
謀反叛其大 而忍 絕王命明弄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 善本有也字翰曰王
命謂天子之命碩交

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弄交實為誦佞之人
所搆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
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
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互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
政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
有告曾參毋毋不信又有人告之毋又不信須臾又有人
告之毋乃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 善本有 丈夫雄心能
投杼而起 無發憤 善本作憤發二字濟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
日周瑜云受制於人 昔蘇秦說韓蕭以牛後韓王按劍作
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向曰蘇秦說
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
牛後之名竊為大士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
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
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

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
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疆韓之名
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
雖死其不事秦延叔望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
也從或為
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辟計反鏡曰仁君權
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願信所寵之
臣也 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
緒業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不能
復遠度各孤心近慮事勢濟曰孤心謂遂齋夷見薄之決
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齋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向曰劉備蜀帝也權
以為影援豐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與之結好聘問相通
也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想暢本心不願於此
也 鏡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 孤以善本有 薄德位高
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

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運會也 盪善本

宇平天下懷集異類

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善

日家語注曰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善本作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濟曰

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

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

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

有此謀之詐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
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有鄭武公伐胡先
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
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乃使仁君翻然自絕說曰言權恐我險有詐謀以

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翰曰小事謂

事忿恨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効勤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

數上日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

水軍所能抑挫善本有也字說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

疫死者大半而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取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翰曰曹

留曹仁於江陵周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弃城而走

又云物盡穀殫移入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從移侵陵也

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

俱進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

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莫善本有

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

地入吳也志望益推國之地故曰莫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

君實莫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思計此變無傷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志

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善曰言我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美君之負累瑞力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說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謂之

引也朱鮪守洛陽光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水在此故曰指河為誓言權負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

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
美譽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
誅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
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
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驍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
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作九
江貴欲觀湖善本有灤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
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字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流
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
之計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水軍自此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
所畧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
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將恐議者大為已榮
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切

自謂榮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翰曰是時江西

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

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善曰左氏

傳楚子曰安人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善曰金是故子胥知姑

蘓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濟曰吳王不用伍子

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蘓之臺言國云荒廢故

為麋鹿所游姑蘓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

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

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
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
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合見麋鹿遊姑蘓之臺也越絕書
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
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
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
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

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

同吳禍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嗜酒王常設

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

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

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曰穆生嗜酒楚王

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日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成

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此四士

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

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良曰四士謂子胥

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善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

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

哉甚未然善本有也字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

者言能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

也向曰但論慎逆不在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銑曰謂

情越為三軍兵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

長難衛也翰曰越伐吳越為三軍潛度當吳中軍吳軍大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鬻引兵將渡之魏

魏王豹出其不意驚而引兵逆信信虜豹夏陽地名向

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備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善

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

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

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鬻

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

之此不得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似為善本作無威賜重

敵人之善本無之心二字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

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

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然有所恐恐書無善日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脇敵人

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不足相動向日赤壁自引軍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昔淮南信

左吳之榮善本有隗躡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

夫不寤終為世笑銑曰漢淮南王劉安謀反信其臣左吳

九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特也光武時彭寵反皆受親

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

人所笑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

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

天未入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

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

元請一九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梁王不受詭勝

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

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君少留

意焉翰曰梁孝王怨表益遂與公孫詭羊勝陰謀刺殺表

王出之詭勝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竇融

行何西大將軍事聞光武即位欲心歸光武辯士張玄說

融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

逐之使策歸漢光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大司空二賢梁王

竇融也既覺謂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表益遂與公孫詭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外擊劉備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以效

赤心用復前好者善本無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

爵坦然可觀濟曰坦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

安全之福向曰謂不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謂向曰

榮受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善本作加

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善本有肯

為此也鏡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曰言孫權

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善曰婉猶

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班周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

去恨順君之情更以善本作從事取其後善韓曰若欲歸

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

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善曰史記曰

王溫舒徒諸名禍猾吏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

處一焉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

一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良曰荆揚州漢皆言交州為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

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

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

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

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銖曰謂吳遭疫旱人兵

多路而不能載也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憂人然道

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翰曰未信有降者

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雅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與望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孤謂思恩及我也虚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是善本無其間可也是字

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濟曰詩云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以為善也牽引也善注同

易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易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善曰典略曰質梁字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謂相思也

足下所理善本作**僻**良猶實也任堪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家謂百氏諸子書善曰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莊子

孔子謂老朗曰丘治謂書禮樂易春秋大經彈碁間設終

以博弈善本作六博二字向曰彈碁博弈並戲玩之事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台黑碁各六枚先

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鏡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濟曰旅衆也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

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輿輪徐動賓善本作參字從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茄微吟樂往哀

來愴然傷懷鏡曰茄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

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

長逝化為異物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善曰司馬遷荅任少

卿書曰則長逝者翫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慮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皆異物也之事何時與質言之方今

蕤賓紀時景風扇物鏡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

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善本有駕字而邀

善本無邀字游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為邀游遵循也從者鳴茄以啟路

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啟路謂引前也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

良曰啟路謂引前也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

也善曰毛詩曰命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韓曰
謂此時不同時也特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
思為勞如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

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聲行矣自愛平不白向曰騎使也鄴鄴
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
愛聲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濟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
與質此書叙情也善曰典略曰

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
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
太子與
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曰行謂四時
往復也善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古之思何
日行猶且也

可支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雖書疏往反善本作未足解其勞
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結良曰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憂心之結

遊痛可言邪翰曰逝逢也徐幹陳琳應瑒昔日游處行則
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

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更相失向曰輿車每至觴酌流行
也止坐也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

善本有也字銑曰樂極不知所言故不自知樂
善曰揚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謂百年

已紀分去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何善本有數
分聲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頃撰其遺文都為一
落死也

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定也都凡也

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也觀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能以名節自立向日

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負小瑕少

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本暫切善寡欲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者矣鏡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

貌偉長徐幹字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

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濟曰

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典推足傳後代言此子之文為不

朽也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曰以為

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德璉力

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疆為之辭述

成章又曰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

述而不作志而死矣間善本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粉淚既痛逝

者行自念也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孔

璋章表殊健微為繫富鏡曰孔璋陳琳公幹有逸氣但未

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濟曰適盡也言未盡美

人也善曰言其詩之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

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仲宜獨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翰曰仲宜

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占人

無過也善曰言仲宜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

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

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音代向日

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

也逮及也善同向注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作一

時之僂也銖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今之存者已

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善本

字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

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善年行已長大

所懷萬端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通夜不

瞑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

言年已善本無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向日通連

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向日光武漢光武也

更猶歷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

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銖曰言

非一狀浮語虛辭耳光武年與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

之光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善曰法

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

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

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良曰言既非材而勉重位與勅

昔日南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

善本作燭夜遊良有以也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

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

不努力老大乃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書短
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乘或作炳
項何以自娛頗復有所

述造否善本作不字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向曰項近娛樂頗少也否謂述

也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與鍾大理書一首

銑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為大聖時文帝為太子在盟津聞

繇有玉玦意願得而難公索使弟子建因人說之繇即送玦太子作書與之爾善同銑注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濟曰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顯顯印印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善注同

晉之垂棘魯之璵余

璵附宋之結

綠楚之和璞

良曰皆美玉名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

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魏田

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王召玉工觀之工曰此天下寶也王問其價工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一

觀之王乃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全今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銑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好其背寶遂許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璧是為雙禽禽獲也

善同和璧入秦相如抗節濟曰趙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人求趙王願以十五城易璧

趙王使藺相如奉璧於秦王相如視秦無意與成相如乃前日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乃以璧即授相如相如持璧怒

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意臣復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抗立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屬義

通乎窮見玉書稱善本有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

雞冠黃侔蒸栗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憤有如此色也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土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

在腰曰側聞斯語未都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

景行私所慕仰如翰曰景明也言離非君子然願觀美玉有

仰也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王比此四也善本有也字向日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求之曠年不

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

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近日

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下會濟

君侯謂絲也玦帶飾美玉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

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也撫手曰抃善曰說文曰抃

也拊手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未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良曰因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所欲之鄙意也旨猶

意也善曰荀氏家傳曰乃不忽遺厚見周稱翰曰言絲

有書也善曰周稱謂絲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

跪發五內震駭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銑曰匣

五情震駭善曰絲在鄴城太子在孟津繩窮匣開爛然

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

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光色

氏之易煥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良曰蒙猶也

爛兮其滿目帝議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

也者言亦不損我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此價乃得奇寶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

也所迷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也詭猶欺嘉貺益腆敢不欽承厚欽敬也謹奉賦一

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揚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人優劣

曹子建

楨白數曰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翰曰漢南荆洲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漢飛揚也

朔北也善曰仲宣在荆洲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絮如霜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

振藻於海隅

向曰青土謂青州海隅東平藻文也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

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

足下高視於上京

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善曰德璉南頓人也

近許都故曰此魏脩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馳之珠家

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斫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

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翰曰該適預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

網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

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許言切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軒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字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善曰韓詩外傳

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

善本有與司馬長卿同風辟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者字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敗杜季良而前有

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

論其盛道而讚美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吾亦不能妄善本作忘字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鍾子曰

善聽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也善本有之字著述

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善本有者字應時改

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掌善本作常字作

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若人辭不為也善曰論語曰

以小才不過此入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

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欽曰語及前人

曰卿猶今稱君也言不為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善本作惡字吾自得之後

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吾常

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

作之見也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

未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善

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

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蓋有南威之容乃可

以論於淑媛于有龍淵善本作泉字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作其字

斷段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
 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
 章也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
 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
 斷牛馬水擊鴻鴈劉季緒戈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禮丁訶呼文章
 拮居撫石之利病銑曰逮及也拮偏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偏
 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詞大言也又曰拮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
 紫五霸於稷下一且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濟
 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下者甚衆而田巴毀罪五帝
 三王五霸而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
 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
 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
 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背惡之田

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餘同濟注劉生之辯未若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歎字息乎翰曰劉季

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

有好尚蘭茝昌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

戚為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除其臭晝夜隨

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善曰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善本

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善本

字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

其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

於是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

作六莖樂墨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向日往之也一備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
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眾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
夫之言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漢書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
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章善本作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揚雄為即執戟
夫不為也善同銑注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
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作金石之功濟曰蕃侯
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
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
師謂越王曰君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
王德可刻金石勳績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建勳績
也建勳績

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寶錄辯時俗之得失向日庶眾也
無則字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
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文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寶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
曰言其實錄事也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善
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要一之皓
序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皓曰要約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知我也皓曰要約
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
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植
之不慙特鮑子之知我

與吳季重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
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曰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卧反向日

密坐謂環坐也善曰曹大雖燕善本飲彌日向曰彌其

於別遠會希善本作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善本作觴酌

陵波於前笳籥善本作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

善本作虎視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

歎字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

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

飲食自歌自舞謂蕭曹不足疇善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

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左顧右盼謂若

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雖不得

肉貴且快意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賀容

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

託也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

若無人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各梓木各善曰尚書曰

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夫之樂哉鏡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盃也言飲酒速

謂苑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然

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

曰角宿未且曜靈焉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

相見月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
 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闕也善曰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
 不藏遣閔伯于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思欲善本有抑六龍之首頰羲和
 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欲善本有抑六龍之首頰羲和
 之纏景之遠思抑止六龍頰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善
 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亦作良又無緣四字良曰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
 汜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側謂眠不熟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
 如何猶奈何也

風 銑曰訊問也擘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
 也善曰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擘遠也復
 其諸

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良曰還所治謂休治
 治謂朝歌也善曰許事小史善本作諷而誦之翰曰憲事謂
 者實為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善曰周禮言善本
 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言善本

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向曰病諸猶
 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
 貴矣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貴
 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
 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
 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

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墨翟不好妓善本

從人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本無而值

墨氏善本作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

非效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又

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也好妓樂知音也

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得善本有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

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善曰

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

而得之且改轍而善本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

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

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

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

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威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

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

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適對嘉賓口授不悉

子產而云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

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

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木以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書相
應耳

之綢繆乎濟曰惠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良曰邈迤小而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外東嶽而知衆山之邈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之富也善本無也字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

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倚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倚頓古之巨富人也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

河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費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倚氏故曰倚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外玉堂伏櫺善本字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鏡曰玄北也金門以金節也玉堂美言之也伏櫺也櫺檻

鈎欄也言憑鈎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憲樂不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善本

穎之才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平原君將適楚門下求勇士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者

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末必見今左右未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若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為深蒙蔭公折節之禮而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善同良注

無馮諉爰三窟之效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田文謂門下客誰習會稽能為文收債

於薛乎馮諶曰臣能及之文謝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為
 吾收債乎諶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文
 曰視文家無者市之諶至于薛乃召諸人當償者盡來合
 券既合諶矯文命以債賜諸人券無者乃燒其券人皆悉
 稱萬歲諶遂還文曰河市馮諶曰臣竊計宮中多珍怪狗
 馬寶外廐美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日為君市義文曰
 若何諶曰臣矯君命盡以債賜人而燒其券人皆稱萬歲
 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
 老攜幼迎文於道文顧謂諶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諶
 曰狡兔所以免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一窟矣請更為
 二諶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
 窟也齊王聞之懼又持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文使反
 國又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既成還報文曰三窟已成
 君可高枕而為樂矣善曰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馮諶
 事見戰 國策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向日信
 陵君 鄒
 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
 迎夷門侯嬴贏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
 秦伐趙圍邯鄲乎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
 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

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
 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膏臆懷眷而
 善同向注 脩曰數者謂毛遂馮諶侯生也質所以憤
 脩曰數者謂毛遂馮諶侯生也質所以憤 若
 脩曰數者謂毛遂馮諶侯生也質所以憤 若
 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善本無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 非鄙
 人之所庶幾也 濟曰究盡也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
 也 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非觀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向
 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敬之意非獨君也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
 思投印釋黻朝夕待坐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乘釋去此職相侍坐於子建鑽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
 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

善曰仲父仲尼也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良日清醕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坐肉不食亦將醉飽也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醕又曰嘉肴脾臄使

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昭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

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發徽

二八迭奏善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

鄭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右濟曰墳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兆

鼓鼓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煇鼓也耳嘈嘈而善本無聞情

躡躍於鞍馬良日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謂可北懽肅慎使

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懽震懼也楛矢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賔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比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磬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遷洽諷采所著

觀省思英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無也向曰遷

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眾賢所述

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鏡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鄭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詩也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太叔子產印段
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善同鏡什質小人也

無以承命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然汗下
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

字之有乎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

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

無德與民式歌且舞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

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各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

以久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

間不足以騁巧善本作跡字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墨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

今處此而未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

狻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善本有也

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

其能也

濟曰致狻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善曰淮南子

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狻猴於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

也無所肆

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法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曰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

故為報五臣注同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見照臨至璉處雖昔侯生納顧

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向曰言猥照臨則雖

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

也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

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外嘉即君謙下去之德內幸頑戈

號為不道保於逆旅見何誠知已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尉璉

掌事之故歡欣踊躍情有無量音亮濟曰嘉是以奔騁僕

御善本作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宜陽書喻

於詹何揚情說於范武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

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

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今其釣之揚情言說范武使其

酤之善曰說苑曰密子賤將適單父陽言謂子賤曰吾

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首

揚驕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

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

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

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

以不用也 故使鮮魚出目 善本作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

也發出美酒也 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鏡曰俎几也言繫布於几

也飛騰言盡速也 善曰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兮漢

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鄭玄曰今文膝

多作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也激重也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 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 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

其疾仲孺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也 同產謂姊也陳遵

字孟公嘗有所部刺史奏事過孟公 值孟公方飲刺史候

孟公醉突入見孟公母叩頭曰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令刺史從後閣而出言今樂醉則 不顧尚書之期 善同

注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 就駕意不宜展 駒馬也

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 樂意猶未宜展 善曰

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 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 主人歌客毋庸師今謂

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 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

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 追惟耿介迄于明發 向曰惟

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追惟耿介迄于明發 思言宴

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 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

發曉時也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善本作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

於字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

鏡曰俎几也言繫布於几

善曰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兮漢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

同產謂姊也陳遵

值孟公方飲刺史候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不顧尚書之期 善同

駒馬也

樂意猶未宜展 善曰

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主人歌客毋庸師今謂

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

向曰惟

思言宴

明

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

發曉時也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發曉時也

善本作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

鏡曰俎几也言繫布於几

善曰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兮漢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

同產謂姊也陳遵

值孟公方飲刺史候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不顧尚書之期 善同

駒馬也

樂意猶未宜展 善曰

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主人歌客毋庸師今謂

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

向曰惟

思言宴

明

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

發曉時也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善曰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兮漢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

同產謂姊也陳遵

值孟公方飲刺史候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不顧尚書之期 善同

駒馬也

樂意猶未宜展 善曰

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主人歌客毋庸師今謂

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

向曰惟

思言宴

明

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

發曉時也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發曉時也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發曉時也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王許諸子假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
 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志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
 當此樂也恐疏而不能自反高適有事務須目經營善曰
 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何休
 公羊傳注善曰不獲侍坐良增悒悒善本作邑邑善曰不得往
 日適遇也善曰因白不悉璩白善曰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因閣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良曰詩云太叔出田巷無

如茶園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王肅以宿德顯授

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論曰宿舊也

技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

謂望富貴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

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

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即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

起宿德論語子曰後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

進於禮樂君子也善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

於故枝善曰向曰簿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

善曰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銑曰

獨居貌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汲黯樂在郎署

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濟曰言千載思度

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載思度

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楊雄嗜酒而好事者載才劣仲舒無

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董仲舒常下帷讀書

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

黨之過平閔子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

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

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善曰左氏

傳楚宰蘧折疆謂魯侯曰令君若步五趾辱見寡君也漢

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

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夫皮朽者毛

落川涸者魚逝翰曰逝謂死也善曰蔡邕正論曰春生

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向曰秋物雖榮者

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恨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

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

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良曰礫石善曰

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

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宇

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翰曰憩息也向

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宜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善曰
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
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
祈雨之物也矯舉

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
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闕里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

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來
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

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

毛嬙猶供醜也高誘曰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
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什尼之廟不出闕里脩之歷旬

靜無徵效良曰祈
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
於精誠知

恤下民善本作
人字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韓曰恤憂
也暴露謂

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祈雨壇也善曰司馬彪續漢
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

夏禹之解陽盱盱善本
從曰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
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

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
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善同濟注今者雲旣善本作
重字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
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

苦切也則湯在桑林之禱自割髮剪爪以為犧牲雨乃大
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

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鄰音鄰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刑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
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善曰左氏傳

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刑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刑乎從之師與而

雨尚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默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向曰恐其不
致至誠不知

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璉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璉曰間道也濟曰

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掃涂

善本作途字

兩師灑道

向曰

風伯雨師致風雨以掃灑道路者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良曰言至其所

止之處則酌春酒善曰詩曰亦既接武茅茨涼過去大

厦善本作夏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

清涼已過大廈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大屋也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

涼或作膚善本寸肴脩味踰方丈

銚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

過方丈之食踰過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

目不能偏視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

濟曰陂塘池水也苑

猶茂也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

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

擊日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擊日使駐其景

善曰楚辭曰紐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上文

弋下高雲之鳥

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

子讚善便嫗緣一稱妙何其樂哉雖

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適於京臺無以適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蒲

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雖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亦無

以過我是樂也遊也韶舜樂名故云虞班嗣之書信不

韶京臺遊觀之處臺名也善同翰佐

虛矣良曰班嗣報相譚書云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千其虛也善曰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相遲一立則天下不易其樂今此如之信是言不虛來還

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濟曰濱近也善曰晏子春欲曰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近市思樂汶上每善本無發善本有寤寐日

珠思隱逸不離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珠思此樂也文水名言度此水昔伊尹輟耕郟質揮投竿思致君於

不仕也善同鏡注

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向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聘之伊尹曰我憂畎畝之間豈若使吾君

如堯舜之道平遂往應命後漢郗暉與鄭次都隱於弋陽山郗暉歎曰天生俊士濟天下天豈可為巢許而去堯舜乎遂舉孝廉為郎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出其難也善同向注而吾方欲秉

耒耜於山陽沈鈞善本作鉤字緡是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

矣銑曰秉耜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卅水然山父不貪天下善本作地字之樂曾參不慕

所出堯音管

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

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大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前者邑人念弟無已良曰鄉之富不可及也輸同善注

念其才欲令善本無州郡崇禮師官善本作授邑誠美意

行也

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

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授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

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俟何可待也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

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向日

日禪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驟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

仰大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賈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

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感

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

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具故譬猶越之射爾

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勞也勤勞也勤勞也

善曰左氏傳陳公

子寧曰免於罪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夫子路問曰子見天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曰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從此丈人乃食雞種黍以為田家事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

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墳籍為典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成善本游言以增邑邑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善曰

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向日郊外

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善曰爾廣開土宇吾將老焉銑曰

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善曰劉杜二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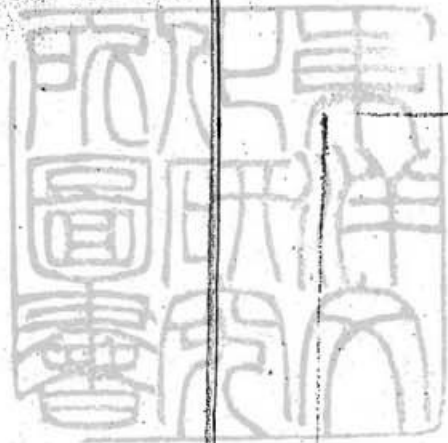
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善曰

爾雅曰夏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本作迨故不復為書六

為朱明翰曰言劉杜二生相

見在近故
此不言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
璩報
善本

文選卷第四十二 終



東京大学
東洋文化研究所
蔵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